

阳明腑气不实则用白虎汤；胃家实，则用调胃承气；于黄痺则用梔子柏皮，阴黄则用附子。虽剂量过轻，于重症间有不应，甚或连进五六剂，才得小效，然此即先生之道与术，所以免人疑畏者也。先生自去岁归道山，文孙济万，将举而付之刳厥，问序于予。予率性婞直，宁终抱卞和之璞，雍门之琴，以等真赏，于先生遗说，背负良多。爰略举大凡，俾读先生医案者，得以考焉。

丁卯冬十一月，颖甫曹家达谨序

【按】本文中曹颖甫坦陈自己对待医学的一些重要观点。

首先，他说：“医虽小道，为病家生命所托，缓急死生，间不容发，何处可用术者？”病家把生命托付给了医生，医生掌握着病人的生死和健康。人体的构造是精密的，医生必须认真对待。人患了病，是紧迫的事，医生必须尽快地尽力救治，其余一切都是不必要考虑的。如同孙思邈《大医精诚》所言：“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，如此可为苍生大医。”曹颖甫意思也就是，全心全意救助病人，排除一切私心杂念。这既是医德问题，也是医学的根本目的的问题。

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曹颖甫主张要尽快地治好疾病，就要用猛剂。他说：“在死生存亡之顷，欲求速效，授以猛剂。”认为“和则无峻峻之剂，缓则无急切之功”。对于丁甘仁采用的减轻剂量的方法，他认为这样会导致见效减慢，而予以反对。

曹颖甫所看重的猛剂，主要是仲景方药。他说：“自金元四家以而后，各执仲景一偏，以相抵牾，异说蜂起，统系亡失，叶薛以来几于奄忽不振。”他认为由于作用峻猛，一些仲景方药被时医丢弃不用。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，必须着力研究运用仲景方药。

曹颖甫性格耿直，“予率性婞直，宁终抱卞和之璞，雍门之琴，以等真赏，于先生遗说，背负良多”。对于丁甘仁所说的道与术的关系，他并不认同。因为减轻剂量，会导致无效或效果减慢，对病人不利。而曹颖甫为了有利于病人，宁可自己承受病人对他的误解，承担治疗产生副作用的责任。